



□ 12
3780
3



口12
3780
3

尚書大傳疏證卷五

善化皮錫瑞

大誥

書曰民儀有十夫困學紀聞卷二

疏證曰漢書翟義傳曰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段玉裁云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北征頌云民儀響慕羣英影附此用今文尚書民儀二字也

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亂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

<99-840>

吉戰則勝

御覽四百五十人事部九十一又六藝流別卷二十

疏證曰此解經朕卜并吉文也書正義引鄭注云卜并吉者謂相通說苑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洪範先謀卿士庶人後卜筮也白虎通著龜篇曰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

金滕

陳壽祺曰葉夢得云伏生大傳以天地四時為七政以金滕作於周公歿後

武王殺紂立武庚

毛詩邶鄘衛譜正義引有立武庚三字

而繼公子祿父注繼者以

武庚為商後也

疏證曰論衡恢國篇曰隱疆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王仲任習歐陽尚書此引立武庚繼祿父與大傳文合蓋所引即大傳今文家說以武庚祿父為二人立武庚繼祿父為二事鄭注以武庚即祿父此古文義

與今文不同依今文當從詩譜正義所引大傳有立武庚三字吳中本亦有之陳本無今增入武王立武庚而繼公子祿父者武庚王子祿父公子誅君之子不立故以公子祿父繼殷後別立武庚以備三監下文云管蔡監祿父不及武庚者據周人之監者言之

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注不及霍叔者蓋赦之也

疏證曰史記周本紀管蔡魯衛世家皆言管叔蔡叔不及霍叔王引之歷引古書以證三監當數管蔡武庚不數霍叔其說甚塙然則大傳之義本不及霍叔鄭注謂赦之故不及非大傳義也

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注盛猶長也使召公奭為傅周公

身居位聽天下為政

通鑑前編引為作之

管叔疑周公

毛詩邶鄘衛譜幽風破斧正義左傳定四

年正義並引此傳管蔡流言是管叔下當有蔡叔二字御覽無之宜據詩疏增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王奄君薄姑注

元或疑焉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

疏證曰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然則蒲薄古通用鄭蓋用其師說以蒲姑為地名非人名也江聲曰據伏生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周本紀云遷其君蒲姑然則蒲姑奄君之名此敘當言將遷其君薄姑於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為齊所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即奄君也案江說雖通然書序史記所云踐奄與大傳踐奄實非一事不得混而為一大傳周公踐奄是攝政三年書序史記成王踐奄是即政之後周公伐奄成王不親行而多方云王來自奄此異人異時之證大傳云踐之者謂殺其身執其家緒其宮是周公殺奄君而成王踐奄則遷其君而不殺又異人異事之證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偽孔傳云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傳疏此說按之經文書序大傳史記皆不相背其義必有所受蓋本於今文家不得以其異於鄭義而疑之然則周公踐奄誅其君而未滅其國成王踐奄滅其國而遷其君兩事各不相蒙大傳云奄君薄姑必是人名書序云將遷其君於蒲姑當是地名奄君名薄姑不妨齊地亦名薄姑如晉悼

公名周魯定公名宋皆違名子不以國之義解者必欲合為一事鄭君以地名疑人名江氏又以人名疑地名胥失之矣

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

毛詩左傳正義引此句作成王尚幼矣

疏證曰作成王者是也酒誥王若曰釋文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諡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是三家今文與馬鄭王古文皆作成王三家直以成王為生時之號大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史記魯世家文畧同又周公誡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文畧同此皆生號成王如湯生號武王之例周頌作於成王周公時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國語以為道成王之德亦其明證自馬鄭不從今文之說世遂不知成王是生號並大傳之文亦妄改之云今王尚幼矣蓋疑成王在不得稱諡也此當從詩左傳疏作成王陳本作今王今更正

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

毛詩左傳正義引此句作百世之時也

請舉事注言周

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

之命殺祿父

自武王殺紂下見御覽六百四十七刑法部十三又
幽風破斧齊譜左傳定四年諸正義
通鑑前編成王二年釋史二十二

疏證曰大傳止言管蔡不言霍叔是止有二監並祿父為三監
此三監當作二監淺人誤改之耳傳言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為
政此又言以成王之命者蓋言居攝踐阼者紀事之實言以成
王之命者推公之心史記亦云周公奉成王命此與攝政稱王
之說兩義當互相證初不相背
世有據此文以駁攝王者非也

遂踐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猶其宮

毛詩幽風破斧正義
經典釋文成王政序

疏證曰陳壽祺曰曲阜孔氏廣林本以遂踐奄云云入成王政
篇恐非錫瑞案陳說是也成王政下為將蒲姑云將遷其君與
此傳云殺其身不合禮記檀弓曰邾婁定公時有殺其父者公
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
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
諸焉鄭注明其大逆不欲人復之也

成王幼在襁褓

毛詩斯干正義引書傳說成王
之幼云在襁褓褓小兒被也

疏證曰陳壽祺曰在襁褓三字當在上傳成王幼之下錫瑞案
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蒙恬列傳曰昔周成王初
立未離襁褓賈子新書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春秋繁
露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淮南要畧篇云武王崩成
王在襁褓之中大戴禮保傅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盧
辨注曰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錫瑞
謂盧注是也古書多形容已甚之詞非可執為事實異義古尚
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為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
今文雖無明文可據然史記既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後又云
成王七年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若誠立在
強葆加以七年不過十歲上下何得遂云長能聽政乎公既攝
政何不再攝數年而輕授之十歲孺子乎且鴟鴞貽王在居攝
三年若成王止六七歲何以云王未敢請公洛誥載成王與周
公往復之辭亦非十齡幼子可辦大傳七年致政與史記同則
所云在襁褓亦當與史記同皆甚言之耳成王初立之年當如
古尚書說年十三加以七年為二十歲故曰長能聽政今文之
義當與古文無大異近人有執襁褓為事實謂今文必與
古文不同蓋未證以史記之文亦未知其與經文不合也

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

路史後紀十高辛紀下注又詩地理考五引周公封於魯未嘗居

也魯
疏證曰陳壽祺曰荀子儒效篇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楊倞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錫瑞案公羊文十三年傳曰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王懿孫云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

三年之後

此句上當依路史所引增周公致政封魯六字

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

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

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

周公薨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

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

禮周公也

通鑑前編成王十一年又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五喪大記上注節引

疏證曰公本欲葬文武之墓而以遠成王爲嫌故遺命云必葬成周然非公之本意故天動威以戒成王王知公意乃葬之於畢也公不敢遠成王是忠欲葬於文武墓是孝

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

陳壽祺曰此下

當依儒林傳注增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八字

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

陳壽

祺曰當依漢書儒林傳注引作國人大恐

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

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

臣漢書梅福傳注

疏證曰史記魯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今文家言金縢惟此最詳義蓋本於大傳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又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

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為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又感類篇金縢曰秋大孰未穫天乃雷電醴作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後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曰昔者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李賢注引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又張奐傳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何休僖三十一年公羊解詁曰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兩漢人引今文家說大旨相同自馬鄭古文漸為異義習聞其說者乃疑今文為誤謂秋大孰以上前無所承首尾不相聯貫不知據魯世家王亦未敢訓周公之下周公在豐之上事隔多年書隔數篇則今文

尚書之文當與古文不同孫星衍以秋大孰以下為毫姑篇文似亦近之不得據後出之古文而疑大傳最初之義也

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

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漢書儒林傳注又後漢書張奐傳注雨作電誤

嘉禾陳壽祺曰漢藝文志考證云大傳序有嘉禾揜詰今本闕

疏證曰尚書中侯曰嘉禾長五尺三十五穗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昇平則嘉穀並生孝經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春秋運斗樞曰旋星明則嘉禾液感精符曰日下淪於地則嘉禾興說題辭曰天文以七列精以五故嘉禾之滋莖長五尺五七三十五神盛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之極也白虎通封禪篇曰德至地則嘉禾生嘉禾者大禾之為美瑞者也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

得而上諸成王尚書歸禾序正義

疏證曰韓詩外傳五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武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說苑白虎通所載畧同蓋皆本大傳

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為一穗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

公曰三苗為一穗抑天下共和為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御覽

八百三十九百穀部三又初學記二十七草部又記纂淵海卷四引並無末九字記纂作異畝同穗初學記穗並作穗疏證曰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魯世家云唐叔得禾異母同穎據此傳云異莖則今文當作異母與古文序作畝不同陳喬樞謂母疑是晦之壞字非也

拔而貢之尚書歸禾序正義

陳壽祺曰尚書正義引成王之時云云又引下傳云拔而貢之其文不備今盧本大傳越裳氏上有拔而貢之文王之廟八字記纂淵海卷四引孫氏瑞應圖曰周時嘉禾三本同穗貫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以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

所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文王之廟據此則大傳當有拔而貢之文王之廟之語而書疏僅存上四字餘無所徵因錄瑞應圖之文以備考記纂淵海又引大傳嘉禾莖長五尺三十五穗恐非大傳文不錄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注質亦贊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注淮暴雨之名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御覽七百八十五夷部六別風淮雨及注從吳中本又御覽天部九後漢書馬融傳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事類賦二又文選應吉甫華林園詩集注引作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注鄭元

曰欲其轉相曉也王元長文注引作重九譯毛詩臣工正義引德下多澤字政下多令字白虎通通典引政作正朔

周成時越裳氏來獻白雉曰吾聞國之黃耆曰天無烈風淫雨江海不波溢於茲久矣意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故重三譯而至瑞稽

引尚書大傳

疏證曰陳壽祺曰御覽天部一本引作天之無烈風東南西北來也下六字當是注文誤入傳又曰劉勰文心雕龍云尚書大傳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列風淫雨列淫義當而不奇別淮理違而新異乃謂大傳字作別淮考御覽先引尚書說曰淮雨注淮暴雨之名也下又引尚書大傳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注暴雨也兩書兩注各不同則尚書說非伏氏大傳而大傳作澍不作淮明矣御覽四夷部六又引作注字此寫誤也藝文類聚天部引作烈風迅雨亦非而烈字諸書不異鄭君亦無注則大傳作烈不作別又明矣恐彥和適見誤本大傳執以為說未可據也尚書舜典正義毛詩蓼蕭序周頌譜正義並引作烈風淫雨則唐人因彥和之語改從帝王世紀並易澍為淫耳毛詩周頌譜正義引越裳作越常裳常古通疑大傳舊本如此錫瑞案

御覽九天部風引大傳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淮雨意中國有聖人乎又卷十天部雨引大傳曰成王時有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東南西北來也無淫雨也御覽九引大傳作淮雨卷十引尚書說曰淮雨注淮暴雨之名與尚書說注淮暴雨之名正同是卷十作淫雨注淮雨注淮暴雨且淫雨不須注淮雨乃須注鄭注云暴雨鄭所據大傳必作淮世紀妄改爲淫後人又據世紀以改大傳故御覽所據之本或作淮或作淫參差不合又作澍或作迅蓋皆後人所改稽瑞作烈與淫亦後人改也又案東西南北來也塙是烈風之注陳說不誤依注義則大傳文當作別風不作烈風謂風從東南西北來四方可分別故云別風若傳作烈與注從東南西北來之義不合且烈風不須注別風乃須注淫別列皆形似後人多見烈風淫雨少見別風淮雨故致誤而列又變作烈據御覽所引與文心雕龍正合彥和所見並非誤吳中本盧文弨曰陸雲九元長皆誤乎陳氏說不足據今改從吳中本盧文弨曰陸雲九名也是不以爲字誤而詩正義引大傳竟改作列風淫雨蓋義僻則人多不曉也案盧說是而所引鄭注與御覽所引不同未知何據又案琴操曰越裳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輔相成王

成就文武之道天下太平萬國和會江黃納貢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執贄曰吾君在外國也頃無迅風暴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故遣臣來周公於是仰天而歎之援琴作歌蓋本傳義傳云君子不臣其人者鉤命決曰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王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下引此傳文漢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蕭望之議曰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至亦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班固漢書傳論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夷狄之人貪而好利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人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皆同傳義論衡曰周公時雨不破魄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丘陵高下皆然可證周公時無別風淮雨之義白雉者典畧曰白雉者岱宗之精也出於孟山抱朴子曰九真越裳有之東觀漢記曰光武建武二年南越獻白雉

康誥

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

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毛詩周頌

譜正義又禮記明堂位正義尚書康誥正義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並節引

疏證曰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傳所言即太平作禮樂之義公所以優游者後世如漢董仲舒賈誼王吉劉向皆議作禮樂而未能作曹褒作而不行唐開元顯慶禮宋政和禮皆不過存其書當時並未行用公蓋早慮及此踐奄歸後已有制作之意至六年營洛有成乃敢制作則其所作必實見之施行今儀禮十七篇近之若周官六篇周時並未見之施行疑非公作

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困學紀聞卷二

疏證曰據此今文尚書多一俊字與堯典文同

天之命文王非咻咻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

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

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通鑑外紀卷二又毛詩文王序正義引文王受命至末云尚書周

傳又尚書載黎正義又通鑑前編紂十七祀引文王受命至伐崇年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正義並節引畎注畎夷混夷也詩云混夷從皇矣正義作禮記正義邢作鬼方誤

駝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

毛詩采薇序正義

疏證曰陳壽祺曰毛詩皇矣正義云混夷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或作犬夷則畎字之省也二雅譜正義引作昆夷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引作鬼方並誤又曰通鑑前編紂十有八祀西伯伐邠注引徐廣曰邠城在野王縣西北史記本作邠不作邠

諸家引作邗非錫瑞案論衡初稟篇曰康王餽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聞于天天乃大命之矣論衡與傳義合據傳義疑緯侯所云赤雀丹書之命非古義也又案鄭注南仲云云與伏生義不合三家以采薇杜仲山甫申伯吉甫之間然則南仲是宣王時人出車之王命南仲即常武之王命卿士南仲太祖三家之義遠勝於毛今古文各自名家伏生多與三家詩合鄭以毛傳注伏傳以為即文王伐畎夷失之

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注錯處也遂行也平心而應

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平

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御覽六百三十

酒誥

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注事謂祭祀儀禮特牲饋食疏引書傳康誥云孔廣林

曰儀禮疏康當為酒之誤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

私陳壽祺曰儀禮特牲疏云大宗已侍於賓奠者或有作養或有作餞皆誤以奠為正也注謂卿大夫以下

宗室大宗子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

賓僚友助祭者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儀禮經傳通解卷五五宗傳第

七引傳及注又儀禮特牲鄭注毛詩湛露正義尚書酒誥正義並引傳儀禮特牲疏亦引傳及注

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儀禮喪服不杖章疏

疏證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徹庶羞設於西序下鄭注引此傳云云曰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詩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傳云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白虎通宗族篇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與此傳合儀禮疏引傳作康誥者韓非子引酒誥毋彝酒亦作康誥段玉裁云周時通以酒誥為康誥疏或亦有據非誤也

不醉而出是不親也注出猶去也醉而不出是媒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注忠厚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復反也儀禮經傳通解

卷五五宗第七引傳注連上宗室有事至族人飲也爲一條

疏證曰詩湛湛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云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爲說爾正義曰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深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引書傳云云曰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案鄭注大傳云事謂祭祀故以毛傳引宗子將有事爲假宗子與族

人爲說也孔疏以詩非言祭祀乃謂有事爲圖事與大傳義不合亦非毛傳之義

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遊飲在六十以上

遊飲也

大戴禮四曾子立事篇盧注

疏證曰此傳解經差考之義禮記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烝社者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孟冬之月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正義曰云烝謂有牲體爲俎者按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脩烝故宣十六年左氏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是也傳言烝社當卽月令之烝社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困學紀聞卷二漢藝文志考證一

陳壽祺曰王伯厚以此傳八字為尚書之逸文考今文與古文章句多寡異同非止一二酒誥篇有王曰封我聞惟日在昔殷先哲王之語大傳所引疑或此句之異文未必為逸句也

梓材

陳壽祺曰金履祥尚書表注案大傳今文當有周公曰而無封字又云梓材伏生今文作周公教伯禽之書通鑑前編成王七年載梓材云按伏生今文當作周公曰而無封字又云按梓材之書伏生大傳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又云梓材之事伏生誤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大傳所說喬梓之事固非梓材之本意然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語矣案陳說誤說見後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

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世說新語注
卷七排調

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喬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梓木晉而俯注晉肅貌此注惟見藝文類聚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

以實告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又左太冲招隱詩謝靈運經湖中瞻眺詩注引相

與觀乎南山之陽又長笛賦注引觀乎南山之陰又藝文類聚八十九節引晉而俯句作晉然實而俯拂其首而勞之作拂其首勞而食之他書引實而俯無晉然二字又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十六記纂淵海卷九十六藝流別釋史二十一並節引六藝流別南山之陰作北山之陰非

疏證曰陳壽祺曰太平御覽五百十八宗親十八引周書說苑建本篇皆與此文畧同錫瑞案金履祥引大傳謂梓材伏生作周公教伯禽之書近人治今文尚書者如鄒漢勛魏源皆從其說鄒又謂梓材古本作子才封字古作圭子古文或借圭爲之土字與才形近故子才二字誤作圭字此皆穿鑿傳會之說非伏生之意也知伏生不以梓材爲命伯禽之書者史記衛康叔世家曰周公旦以成王命封康叔爲衛君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梓材以命之又自序曰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太史公去伏生甚近治歐陽尚書亦以梓材爲命康叔衛世家云示君子可法則即大傳云商子君子以梓材爲命康叔非命伯禽矣其兼載伯禽事傳則大傳亦必以梓材爲命康叔非命伯禽矣

者大傳一書本別撰大義非必字字與經比附且此事原有康叔在內故附見周公命康叔書中喬梓之梓與梓材之梓其字偶同本不相涉伏生並非以喬梓之梓釋梓材之義也梓材一書周公誥康叔並戒成王文王世子云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成王有過則撻伯禽然則此之三答亦即抗法之意康叔齒少與伯禽年蓋相若故同在子弟之列且此時周公攝位踐阼康叔亦在臣列臣子一體故公得答康叔論衡譴告篇曰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恃三見三答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心感覺以知父子之禮此其明證後人不知此義又忘卻此傳本有康叔在內乃謂周公專教伯禽梓材一書即左氏傳所云命以伯禽或又謂傳云康叔乃唐叔之譌引文選陰康氏誤作陶唐氏爲證重性勉繆愈巧愈鑿而詆其誤者又並詆伏生今文爲誤不知此篇今文與古文並無異說伏生初不以梓材爲命伯禽之書乃說者自誤耳陳氏案語亦不了下引伯禽封魯爲此篇之傳蓋亦誤信金仁山說以梓材爲封伯禽今以伯禽封魯依吳中本入洛誥傳而辨諸說之誤於此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

孔廣林曰六日上當有脫文王

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

洛邑也

御覽二百六職官部四

疏證曰史記魯世家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洛相土集解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元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爲遠爲父恭也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是也陳喬樞曰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禮大司徒疏引鄭召誥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鄭以營雒爲居攝五年是本伏生爲說史記魯世家作七年與伏生大傳不同蓋所傳聞異辭也劉歆三統歷以召誥雜誥爲一年內事雜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也案陳氏之說分明可據周本紀云作召誥洛誥是史公亦以召誥洛誥爲一時作與劉歆說同或參用孔安國古文說與大傳云營洛以觀天下之心

然後敢作禮樂是營成周塙在制禮樂之先但建都大事非一時能辦封康叔爲四年建侯衛事而康誥篇首已有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之文鄭注尚書訓基爲謀是四年已謀作成周五年始經營至七年乃告成召誥洛誥二篇或是七年同時所作史記之文亦未必誤惟太保相宅之年當作五年不當作七年史公誤以告成之年爲即經始之年耳

洛誥

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

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

四海

二句又見文選求自試表注

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

紳大帶也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

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

以其貌言之也

二句又見藝文類聚三十八禮部上原本玉篇广部引廟者見也以其見言之也宮室中

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注辟法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擗弁者爲

文注擗弁或作振非當言拊帚纍竈者有容椽杙者有數注杙者

繫牲者也大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注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

椽文章之範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

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注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

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注天下諸侯以下又見周禮大司徒疏禮

地理通釋一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注玉音金聲言宏殺之

調也二句又見文選西都賦詠懷詩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

注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諸侯在廟中者倨

然淵其志和其清注倨讀曰播播然變動貌陳壽祺曰注播

當爲播字之誤愀然

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注

子成王也陳壽祺曰王侍郎伯申經義述聞云嗟及執俎抗鼎執

刀執匕者負膺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注卑賤者尚然

而况尊貴者乎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

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

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于

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

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

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注聖言太祖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

又見文選皇太子釋奠詩注末三句

疏證曰犧牲殺割之法詳見儀禮擗當作擗去草也弁卽拚字
陳喬樞曰韋昭魯語注云周公初時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
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
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昭所述亦本今文家尚
書說故與大傳合據大傳言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此經治
揚文武之德烈者卽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周公此時功成治
定制禮作樂故成王稱公德以贊美之言公保予冲子安受其
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曰周公治定制禮追祖
文王而宗武王卽政而後始行之觀此經下文王曰四方迪亂未
未用俟成王卽政而後始行之觀此經下文王曰四方迪亂未
定于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尚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
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乃是改殷禮而行周
禮周尚赤故用辟牛此與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牛不言辟者文異然則祖文王而宗武王在成王卽
政後舉行此禮益明矣又引大戴禮公符篇迎日東郊辭曰明
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曰據大戴禮則知此三句古
有是語而成王以之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書傳
畧說載迎日之辭文與大戴禮同案陳氏申傳說詳明可據傳

云改正朔見前引召誥二月鄭注立宗廟卽周書作雒解宗宮
考宮洛邑雖不備七廟之制當別立文武廟或謂洛邑止有明
堂無文武廟傳云宗廟卽是明堂宗廟不得與明堂爲一其說
非也序祭祀卽祖文宗武事此經所云宗禮易犧牲卽陳氏所
云辟牛尚赤之義也注以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爲周因於殷者
王制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注曰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
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
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
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
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
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
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
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正義引此傳云
云曰其數與此同是周因殷諸侯之數也按大司徒公五百里
侯四百里與此公侯百里是廣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
增其爵耳云孝經說者此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實
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
之間以爲說也者此文謂此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公盛
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三千里故云關盛衰之中

三七之間若指文言之盛謂周公制禮太平時也衰謂夏末殷初之時也盛衰之中謂武王時也若以當代言之衰謂周末幽厲之時與夏末同盛衰之中謂昭王恭王之時與武王同又引異義公羊說周千八百諸侯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按王制注疏極詳明王制孝經公羊皆今文故皆與大傳義合

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唐王涇大唐郊祀錄卷一注

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注禮志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耆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至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其道御覽五百二十四禮儀部

二引尚書大傳周傳全又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義全引傳注又藝文類聚禮部上

疏證曰穀梁傳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春秋繁露曰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與傳義近廣雅釋詁一察至也是察有至義在亦訓察爾雅釋詁書舜典在璿璣玉衡傳詩文王在帝左右箋周書大聚王親在之注漢書郊祀志上司馬相如傳下集注文選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注引莊子司馬注皆云在察也

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公羊傳隱二年疏

疏證曰公羊隱二年傳譏始不親迎也何氏解詁曰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疏引此傳云云蓋何氏卽本此傳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三正以黑統昏禮逆于庭正白統者昏禮逆於堂正赤統者昏禮逆於戶與此傳義合亦何氏所本也通典嘉禮三曰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馭時娶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於庭殷於堂周制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注引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於戶示其親白虎通嫁娶篇引昏禮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墀御婦車授綏較今本土昏禮多房中

二字蓋此時奠雁在房戶之外當楣北面也說苑修文篇曰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平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此逆於戶之明證陳本三逆字皆作迎誤今據公羊疏更正吳中本作逆不誤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注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毛詩邶鄘

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

王 隋書李德林傳又通鑑外紀卷三 又尚書康誥正義毛詩邶鄘衛譜幽風王城周頌譜清廟序等正義周禮序官疏禮記明堂位正義通鑑前編成王五年

疏證曰傳云二年克殷者卽金縢所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鄭不以居東爲東征與傳異義而此注循文爲解不復置辨者蓋傳以爲武王崩周公卽攝政攝政二年克殷鄭則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歸乃攝政攝政二年克殷說似同而實異故鄭亦依違其詞鄭義本於異義所引古尚書說蓋出自衛賈諸人西漢以前初無此說逸周書史記周本紀魯世家敘述皆甚明未有避居之事毛傳是古文說亦不言避居皆與伏生義同東漢古文說非也大傳不言周公踐阼稱王而前金縢篇云周公

身居位聽天下爲政居位卽攝王位魏源力辨公無攝王之事謂大傳但言攝政未嘗言踐阼則亦未攷金縢身居位之文耳

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爲子也武王之

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質

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之士百我欲盡智得

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案千一本作十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

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

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驟黑而不失其所是

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女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通鑑前編成王元年

又外紀 注 贅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贅以將其厚意

也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荀子

堯問編楊倞注引鄭注云

疏證曰陳壽祺曰荀子注引鄭注作十人則前編引傳作十二誤錫瑞案盧本以此入洛誥蓋以為王命周公後之傳也陳本移入梓材則誤信金仁山以梓材為周公教伯禽之書辨見梓材篇此文從盧本仍入洛誥又案今王當從荀子作成王楊倞注荀子云周公先成王薨未宜知成王之謚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楊倞不知成王是生號故有此疑淺人惑於其說並妄改此傳耳傳與荀子大同蓋即本之荀子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亦稱成王說苑敬慎篇作今王亦淺人改

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

荀子堯問篇注曲阜孔廣林曰楊倞傳作是其好自用也云云而通鑑前編所載無之蓋前編止取後文未經全載當以荀子文參攷附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女將行盡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乎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

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以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尚書大傳疏證卷六

多士

善化皮錫瑞

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
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
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遂郊之門執禁以譏
異服譏異言注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
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此推說
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二步三
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

焉為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

小國五里

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已集傳集注三十三全引傳注傳末十三字或誤入注非又禮書二十四引傳至以城

為宮止引注至末中有脫文又禮記王制正義節引云伏生多士

節引傳注周禮疏引作無

逸傳誤又見通典五十三

疏證曰禮記王制鄭注引此傳文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

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

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

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

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為差此經小學在

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

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為郊則諸

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

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按書序云命

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

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

也案孔疏分別甚明然此是周傳非必殷制蓋伏生之義與鄭

君不必盡同也又案周官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

其國家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為節注云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

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

宮方五百步詩文王有聲箋禮坊記注義與此同鄭又云鄭伯

之城方七里大都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

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

百雉矣皆主天子城十二里而言而駁異義則云公七里侯五

里子男三里準此天子之城九里也孔疏賈疏皆謂鄭兩解不

定今按周書作雉解曰作大邑成周於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

十丈計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

二十丈與天子之城九里合左氏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郭門則失之

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

房北堂各三雉以上又見禮記明堂位正義引作多士傳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為

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

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

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自首至此又見儀禮釋宮注

注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今士

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其桷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二句又見

毛詩閟宮正義禮記本脫其材而礱加密石焉八字今補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注礱礪

之也密石砥之也稜菱也天子賁庸注賁大也牆謂之庸大牆正

直之牆天子賁庸至此傳注又見初學記二十四居處部太平御覽百八十七居處部十五節引注未句並作大牆正直也

諸侯疏杼注疏猶衰也杼亦牆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大夫

有石材注柱下碩也御覽百八十八居處部十六引注柱上多石材二字應補庶人有石承注

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為飾也御覽居處部十六引注當上多石承二字應補自首天子之堂至末傳注

禮書四十三全引又朱子文集亦引多士傳錫瑞案陸佃陶山集引尚書大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注謂礱礪也又大

傳曰天子賁庸注謂賁大也牆謂之庸大牆正直之牆不衰殺其上又大傳曰諸侯疏杼注謂序牆也於上為疏疏牕也又大傳曰

士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謂石材柱下碩也

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為飾傳注文皆畧異

疏證曰陳壽祺曰漢書晁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注二內二房也論衡別通篇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貧人之宅亦以

一丈為內此與大傳說內之義甚明王伯申侍郎經義述聞曰詩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廷內大雅抑篇灋歸廷內廷謂中廷內謂堂與室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就家入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也尚書大傳天子堂廣九

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漢書鼂錯傳家有
一堂二內史記封禪書有芝生殿房內中續外戚世家女亡匿
內中牀下論衡以一丈之地爲內吉驗篇曰光武帝生於濟陽
宮後殿第二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又曰禮記禮器鄭
注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斷而礬之天子加密石焉
正義引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稜謂斷爲四稜以達兩端士首
本者士斷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尚書大傳所言天子
斷其材而礬之云云本之國語晉語又與禮緯合也然鄭君注
大傳以菱訓稜與孔異義案大傳庶人到加到古倒字加當爲
茄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本莖文選西京賦曰蒂倒茄於藻井
披紅葩之狎獵魯靈光殿賦曰圓淵方井反植荷渠景福殿賦
曰茄葩倒植吐彼芙蕖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蒂華蓮垂葩
而倒披李善引薛綜西京賦舊注曰以其莖倒植於藻井其華
下向倒披又引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淮南
子本經訓木巧之飾菱杼紵抱高誘注菱杼采實紵戾也抱轉
也皆壯采相銜貌也案抱當爲輶廣雅輶輶轉戾也淮南子又
曰棨檣檣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芟荷五采爭勝流漫陸
離高誘注阿曲屋夫容滿華也菱菱角交替也荷芙蕖也據此
達菱倒茄爲一類皆宮室之飾殿作天井以象東井菱茄水中
之物所以示厭火天子宮殿施於藻井大夫以下惟施於角而

已庶人無垂葩之飾也書傳注義自可通又案漢書楊雄傳反
離騷注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林瑞案王伯申解
詩廷內之內爲堂室甚塙解此傳文之內爲室似未必然傳云
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又云東房西房北堂各
三雉三者各三雉與廣九雉之文正合蓋雖不言室而室在內
室亦當爲三雉若內卽是室三分堂之廣以二爲室室當有六
雉東西房各止一雉半與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之文不合矣
凡言尺度者皆廣高深三者並舉此言廣高而不及深蓋內卽
是深三分九雉之廣以爲深則堂深六雉五分六雉之深以一
爲高則堂高一雉又六尺也張惠言儀禮圖引大傳文作東房
西房北堂圖以東西序之內爲內云內六雉序外各一雉半其
解內字用鄭注文似亦未塙張圖又據大傳南北七雉之文謂
堂深四雉室三雉東西室亦三雉兼北堂在內案大傳云路寢
東西九雉南北七雉東西南北文義一律則九雉七雉專言路
寢之堂廣深之度不應七雉兼房室言之且傳明云東房西房
北堂各三雉今張圖旣變廣爲深亦應東西房北堂各深三雉
乃與傳文比附圖乃截東西房之半以爲北堂則東西房北堂
各止一雉半合之乃深三雉與傳文各三雉大相背戾矣張氏
引大傳云云曰天子諸侯東房西房北堂蓋人君東西房皆有
北堂唯有北堂故夫人得由北階而入房中房雖有二其下北

合者蓋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亦舉其大凡而未詳細數也室居
二雉當承七雉之文言之是言其深非言其廣與東西房北堂
三雉之言廣者初不相背焦循羣經宮室圖宮圖一曰自應門
至路門自路門至路寢之階各百步可見是三朝各方一夫之
地也伏生書大傳云路寢之制南北七雉東西九雉七雉得三
十五步田疇云六廷深三倍轡禮記註坤坎諸離北之坤地穀
之制言之堂脩七雉則門堂修二十三步二尺堂廣九雉則門
堂廣三十步也匠人疏引書傳塙實可據張惠言焦循皆依以
攷經陳氏輯本遺此條今從吳中本增入匠人疏不言何篇之
傳吳中本列補遺今以此傳與多士傳相類故附之於後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
後入御史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
擊柝告闕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然後夫人庭立君出朝注
奏猶白也階陛也應門朝門也闕啟也質正也太平御覽皇親部
一引尚書大傳

又毛詩雞鳴正義節引

疏證曰毛詩雞鳴正義曰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
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時師
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
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錫瑞案孔疏
所引書傳與御覽所引塙是伏書而不言是何篇之傳吳中本
列多士傳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序有后夫人入御之語輯本
遺之今從吳中本補入列女周宣姜后傳曰夫禮后夫人御於
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
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亦與傳合傳云釋
朝服襲燕服者周禮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云展衣
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
服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又追師掌王后之
居亦纓笄總而巳據鄭義義推之則朝服當爲展衣燕服當爲祿
衣其首服皆當服次矣展衣色白與皮弁素積之色相應天子
朝服皮弁故后朝服當爲展衣也云應門擊柝者後漢書顯宗
紀永平八年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雉刺世注云春秋說題辭曰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雉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
處也又引薛君韓詩章句人君聽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

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韓詩說用此傳義也
夫人入庭立君出朝者夫人朝禮有二說毛詩雞鳴傳曰東方
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既昌
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視朝正義曰列女傳魯
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
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
言夫人纓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
以爲夫人纓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纓笄而朝則有
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纓笄而朝文與彼
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
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
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旣明便即聽之傳又言朝已
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纓笄而朝君矣
案孔疏以爲夫人朝君非聽朝此傳言夫人入庭立不言朝亦
當以爲朝君也

毋逸

陳壽祺曰困學紀聞卷二云高宗亮陰大傳作梁闇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

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
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
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
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注隱痛
也字或爲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

備矣

儀禮經傳通解續十五喪禮義引傳又卷五喪大記上引注

疏證曰陳壽祺曰晉書二十禮志杜預等議喪服云至周公旦
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預所引
書字作諒闇則古文尚書也所引傳解諒闇與大傳異則古文
家說也論語作諒陰集解引孔安國注與預正同今爲孔書傳
乃與之合豈僞孔襲用古文家說與禮記作諒闇鄭注以爲凶
廬從大傳義丁晏尚書餘論曰今晉書禮志泰始十年武元楊
皇后崩尚書杜預建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旣
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杜議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

諒信也闇默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
 心喪之文也杜所引傳卽古文孔傳也左傳隱元年杜注諸侯
 以上旣葬則褻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正義引晉書杜預傳曰
 太始十年元皇后崩旣葬帝及羣臣皆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
 制不與士庶同禮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
 宰信默而不言鄭元以諒陰爲凶廬杜所不用今晉書杜預傳
 則孔顓顓又通典總論喪期云博士段暘重申杜元凱議尚書
 母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元獨以
 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又通典皇太子爲太后服議云杜
 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暘採典籍爲證左傳疏謂暘爲預鄉
 人然則段暘之議實元凱曠使爲之其稱諸儒者卽指僞孔傳
 文也特其書尚未通行於時故或稱傳或稱諸儒不指名稱孔
 氏錫瑞案丁說是也陳氏謂僞孔襲用古文家說然其說僅見
 於馬季長注前無所承史稱王肅善賈馬之學不好鄭氏此肅
 用馬義駁鄭之一證也鄭據伏傳其義最古史記注引鄭無逸
 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
 三年之禮居倚廬杜楣不言政事禮記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
 諒闇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鵲之鵲闇謂廬也廬
 有梁者所謂杜楣也儀禮喪服傳云旣虞翦屏杜楣鄭注云楣
 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又注旣夕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

北戶蓋始喪時倚東壁爲廬戶北向簷著於地用草爲屏不剪
至虞後乃以楣柱及地之簷令高翦其餘而西向開戶蓋古天
子至士喪禮皆同此制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伏生今文與禮
經合自馬氏翔爲古文異說杜預遂以逞其短喪之邪辭故立
說不可不慎也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
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
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旣殯而卽
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
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
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
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
未稱王以統事也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
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
己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
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
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
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于冢宰三年所以聽
于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
制曰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
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

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之說推闡伏羲極
為詳明公羊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購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
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文
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
之未君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曰天子三
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
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是今春秋公羊說亦與
伏義合白虎通以冢宰為天子之大夫者曲禮天子建天官先
六太曰太宰鄭注以為殷制宋承殷後其六卿之名見於左氏
文七年十六年昭二十二年哀二十六年者其目曰右師左師
司徒司馬司城司寇無所謂冢宰也惟成十六年於六卿之外
復有向帶為太宰列於司寇之下其非上卿可知是殷制冢宰
當為天子之大夫而百官聽之者蓋以其制國用王制鄭君以
為多殷制其義正相合此言高宗之事當以殷制解之不當解
為周之天官或以偽古文不應襲論語百官總己以
聽冢宰為疑蓋未知殷自有冢宰而非周之冢宰也

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
也及其為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

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

太平御覽百四十
六皇親部十二

疏證曰畧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
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
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其義與此傳相發
明傳云為太子之時盡已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正以其為太
子迎諸侯故能盡知之也白虎通朝聘篇曰朝禮奈何諸侯將
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
迎之五十里之郊矣賈公彥儀禮疏引書大傳太子出迎之文
以為此異代之制又引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法
非周制也然則周以前皆使太子迎諸侯高宗能知天下之
事即能行諒闇之禮其後孟侯之制廢而諒闇之禮亦廢矣

揜誥

疏證曰陳壽祺曰困學紀聞云大傳之序有揜誥曲阜孔廣林
曰案百篇無揜誥疑揜即奄也成王既踐奄作成王政揜誥其
即成王政與壽祺案孔君此說甚善然竟以毛詩破斧正義所
引大傳遂踐奄云云入此篇恐非今不從而以遂踐奄以下之
文入金滕傳殺公子祿父下較合錫瑞案陳說是也成王踐奄
遷其君薄姑與周公踐奄殺其君不同並非一事詳見上金滕

傳

周傳

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注禮志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注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阼而治亢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

太平御覽百四十八皇親部十二 又禮書四十八四十九御覽六百十三學部七

大戴禮保傳注禮記王制正義節引尚書周傳各小異

疏證曰陳壽祺曰禮記王制正義引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是周傳有此文也大戴禮保傳注引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履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虛辨此注分別書傳而通之最爲明晰其書傳後一條十五入小學云云禮記王制正義亦引以爲書傳畧說文則與周傳兩篇分見審矣大戴注引公卿之太子云云御覽皇親部兩引又各異今從御覽皇親部而他書異同附識於此錫瑞案大戴禮保傳篇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義焉履小節焉東髮而就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節焉注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適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

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公羊僖十年傳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賈子容經曰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踰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踰大節焉業大道焉白虎通辟雍篇曰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案諸家說入學之年皆與大傳不合或是天子太子諸侯世子之禮與公卿大夫適子不同後漢書楊終傳曰禮制人君之子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此人君之子入學較早之證也禮記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下云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則此制通大夫士言之傳云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與內則所云年數相符蓋亦舉公卿大夫元士適子而言故與諸書言天子諸侯之制異也太子以為左右可為虞夏傳舜為左右大誓傳左右小子之證說見前又案鄭注引禮志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者乃禮記王制文鄭注王制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而此復引以解周傳則鄭君亦不堅持殷制之說矣攷公宮南之小學即周師氏保氏門閭之學

當為歷代通制虛辨注大戴禮曰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其說最塙曰大學王宮之東者則沿誤公宮南之小學與鄉學絕不相涉蓋此小學為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所入故在公宮南之左鄉學為凡民之俊秀所入故在各鄉及其學成之後則入公宮南小學者入各鄉小學者皆可登於大學蓋大學即辟雍與明堂靈臺同處又有沼有囿自應在郊此三代所同而實本於五帝大傳曰俯張辟雍是虞時已有辟雍之證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孝經援神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然則辟雍大學與明堂同處皆在南郊王制曰大學在郊此古天子通制非獨殷制為然王制多與大傳合傳義亦當以大學為在郊矣大學止一而小學有二說者多以公宮南之小學與各鄉之小學混而為一遂至膠轕不明鄭君泥於王制養老之文必謂四代質文相變亦未敢據為塙解也

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

則為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

儀禮經傳通解卷九學制第十六引多末十六字

疏證曰此專舉公卿大夫元士言之可見人君之子入學較早矣前兼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而言蓋舉其大概未及分別其實不當兼人君之子言之故大戴禮注引大傳但云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也明乎此則知伏羲與大戴公羊初不相背蓋各舉其一言之故年數不合耳

多方

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貉

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困學紀聞卷二又文選報孫會宗書注引王者什一而稅

疏證曰此以大桀小桀大貉小貉解多方大小二字政者正也大小各得其正也江聲曰胥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即稅正即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足為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為大桀大貉孫星衍曰胥者周禮天

官序官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此民給繇役者是給繇役者有胥名賦者周禮大司馬云凡命賦以地與民制之
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是繇役亦賦也錫瑞案江孫二說是也公羊宣十五年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氏解詁曰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徐疏曰若十取四五則為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為桀之小貪故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若十四五乃取其一二則為大貉小貉行若十二三乃取一則為小貉行故曰寡於什一則大貉小貉也公羊與伏生皆齊學用今文說故其義同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趙岐注曰今欲輕之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趙注與徐疏義異當以徐疏為長大桀小桀大貉小貉蓋古人成語故孟子公羊與伏生並引之漢書賈山傳曰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王莽傳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而稅一則國給民

富而頌聲作皆用今文說也

罪命

疏證曰陳壽祺曰漢藝文志攷證一大傳罔命為罪命錫瑞案史記周本紀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罪申誡之太僕國之政作罪命漢書古今人表伯罪列中上第四等段玉裁曰說文引周書曰伯罪古文罔字按此七字不可解當作古文言伯罔五字如皀耕古文言由耕之比蓋作罔者古文尚書作罪者今文尚書是以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罪

鮮誓

疏證曰陳壽祺曰史記魯世家作胖誓索隱云大傳作鮮誓困學紀聞卷二云費誓說文作紫史記作胖大傳作鮮錫瑞案史記徐廣音義曰胖一作鮮一作獮索隱曰鮮誓即胖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胖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案小司馬之說當有所受疑出於今文家鄭注周禮引書曰敝乃獲斂乃阱時秋也鄭君蓋以誓文作於秋時周禮大司馬職云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爾雅亦云秋獵為獮鄭蓋據今文尚書說以為因秋獮治兵而誓衆也畧

說有鮮者何也秋取嘗也之文陳壽祺疑是鮮誓之傳與小司馬合見後

獲捕獸機檻

經典釋文禮記中庸音義

疏證曰周禮雍氏秋令塞阱杜獲鄭注曰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賈疏以為監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國語魯語曰鳥獸成設罝鄂韋昭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是也

甫刑

陳壽祺曰漢藝文志考證一大傳以呂刑為甫刑

疏證曰禮記孝經史記漢志鹽鐵論皆引作甫刑尚書正義曰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錫瑞案正義之說非也詩崧高曰生甫及申毛傳曰於周則有甫有申是甫之為國舊矣非至平王時始有甫也甫其國也呂其氏也今文作甫於義為長

有虞氏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

陳壽祺案曰路史後紀十一陶唐紀注引唐傳又云甫刑傳以三刑為有虞氏者非

詰曰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昭三十一年傳解詰同何氏所引蓋漢律也鄭注亦引漢律耳鮑刻御覽作二人刑而天下治吳中本亦作二人刑與荀子刑二人之說相合義亦得通

古者中刑用鑽鑿

御覽七百六十
四器物部九

疏證曰漢書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孫星衍曰古文以五刑爲象刑班志引經而說之云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是本今文說也御覽引大傳今脫其全文以班氏補其說五刑始於有苗制自夏代唐虞所無古文說是也錫瑞案孫說非也唐傳明有唐虞象刑之文何得以象刑爲古文說而謂今文不然乎伏生於唐傳曰唐虞象刑於甫刑伏生唐傳犯墨者蒙巾云云者爲唐虞言之甫刑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贛云云者爲夏以後言之孫氏乃誤併爲一談據甫刑傳所云以概唐虞而忘唐傳象刑之明說失之甚矣大傳以肉刑爲古者肉刑始於夏后夏亦可以稱古伏生初不以爲唐虞之制也

夏刑三千條

唐律疏義卷一玉海律
令引長孫無忌唐律疏

疏證曰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孫星衍以爲據周律言之大傳謂爲夏刑則周律亦與夏刑同矣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白虎通五刑篇曰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腓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今文說以五刑之屬三千爲夏刑三千條蓋據書序云穆王訓夏贖刑故以甫刑所云卽是夏刑也漢書刑法志曰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甫刑墨罪之屬千劓罪之屬千殺罪之屬五百宮罪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蓋多於平邦中典屬五百章所謂行亂邦用重典者也錫瑞案孟堅兼采古文說以尚書比之周禮多五百章故以爲用重典然其說殊非是周禮贖刑是用古法非穆王自造何得因其多於周禮以爲刑亂邦用重典乎刑法志又云宜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皆復古刑爲三千章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則孟堅亦不盡以三千章

爲重典矣

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

史記平準書索隱

疏證曰肉刑始於夏后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者刑法一代嚴於一代苗民始作肉刑堯舜之時未可遽廢故以畫象代之至夏后乃正用肉刑然不輕用乃制罰以贖罪故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也漢書董仲舒傳武帝策曰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據此則實用刑殺當始於殷人周成康時刑措不用至穆王刑殺益繁故復古制而仍參用夏之贖刑耳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然則今文尚書於墨辟疑赦等句之辟字皆作罰字穆王訓夏贖刑則肉刑亦不輕用而但用罰如罪可疑則並不罰赦之而已故云墨罰疑赦不可赦乃罰之六百兩故云其罰百率推之剗宮鬲大辟其義當同今文尚書作罰較古文作辟爲長大傳所云不殺不刑卽此可以推其義矣二千饌當作千饌說見後

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注所出金鐵也死罪

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耳

路史後紀十三夏后氏紀引甫刑傳

疏證曰陳壽祺曰饌他本作饌非惟震澤王氏史記本不誤又曰鄭注三百七十五斤適合于饌六兩之數今文經曰大辟疑赦其罰千率史記索隱引大傳死罪罰二千饌二字當衍錫瑞案僞孔傳云六兩曰緩緩黃鐵也釋文曰緩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亦錫也亦舊籍所訂大從錫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賈逵說俗儒以錫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銖俗儒近是周禮職金疏曰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緩說云一緩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緩爲三觔鄭元以爲古率多作緩據此則鄭君以爲緩卽是錫亦卽是率其重六兩千率爲六千兩與伏生歐陽夏侯之義合若古文說百緩僅爲銅三觔可贖墨罪推之大辟亦僅用銅三十觔可贖死罪較之今文之數輕重懸殊失之太輕矣故賈景伯以俗儒爲是鄭從古文也

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鬲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

君命革輿服制度奸軌盜攘傷人者注攘竊也其刑劓非事而事

之注令

原作今誤今改

所不當爲也

以上注見御覽刑法部十四

出入不以道義而誦

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刼畧奪攘矯虔者其刑死

周禮司
刑注

又太平御覽百四十八刑法部十四引至其刑墨止詳作祥奸軌盜攘作奸凶攘傷 陳壽祺曰其刑黥諸書引作臙惟華嚴經第

七十三音義卷下引傳首三句作髓音義云字從骨今依
改又尚書呂刑正義毛詩召旻正義北堂書鈔並節引

疏證曰周禮疏解傳文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者以義交謂依六禮而婚者云觸易君命者觸君命令不行及改易之云

革輿服制度者依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已下及卿大夫士皆依命爲多少之節是不革

今乃革之革改也謂上僭也制度卽宮室禮儀制度也云姦軌者案舜典云寇賊姦軌鄭注云強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

起外爲軌案成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見在外亦得爲軌在內

亦得爲姦故反覆見之或後人轉寫誤當以傳爲正云降叛寇賊劫畧奪攘擣虔者其刑死者案呂刑云寇賊姦軌奪攘擣虔

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擣擣謂擣攘。春秋傳。虺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錫瑞案。潛夫論述赦篇曰。罔不寇賊。消義姦。

先奪攘此引今文尚書寇賊卽傳所謂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也消義猶滅義卽傳所謂男女不以義交也姦宄卽傳所謂觸

This image shows a vertical strip of aged, yellowed paper. The paper has a mottled,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darker spots and a slightly uneven edge.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dark, textured binding or cover material, possibly leather or a similar synthetic material, which is visible as a vertical strip.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n old, worn book or document.

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軌盜攘也奪攘卽傳所謂降畔寇賊奪

攘矯虔也傳所謂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或亦在消義中矣書正義曰夏侯陽等書劓則劓黥云臙

宮剗割頭庶剗王引之曰宮剗割當作宮割剗引此傳之文爲先後之次云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尚書刑德放曰涿

鹿者笮人頹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涿古讀若獨涿鹿鹿疊韻字也頭庶剌卽涿鹿黥頭涿古同聲庶則鹿之譌耳然則大傳此

文正以釋甫刑之五刑其分屬之詞疑出古法家言今不可攷

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豐而齊之。以刑。是以蔡也。書曰。伯夷降

是以刑省也今也凡是有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

與神相見以開言不祗然後有开也又曰茲躬嘗有脩今也所具者矣不司德主德義猷也每君異去德無有脩是攸印去維也御

言復不同。羣注羣言。猶也。弁。冠。吳注。羣。無有倫。是。古。矢。注。莫也。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又孔。

子集語卷下引至是以繁也止
疏證曰陳壽祺曰孔叢用此文諸侯不同聽聽作德其義長疑

注聽議獄也四字當在傳文聽無有倫之下陳喬樞曰案大傳

引此經典下有禮字此當是歐陽尚書本也漢書刑法志引書無禮字折民以刑作慝民惟刑當為夏侯尚書本此三家今文之本有不同也攷皋陶謨以天命有典與天秩有禮並舉此有禮字於誼尤備伏生於甫刑傳屢屢言禮非以經文本有禮字故言之如是其詳歟錫瑞案世本日伯夷作五刑是伯夷典禮兼作刑故云有禮然後有刑

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内外有別男女不同櫛架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

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孔子集語卷下

疏證曰春秋莊公二十九年秋有蜚五行志云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此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之證也禮記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枷不同巾櫛正義曰皆為重別防淫亂櫛可以枷衣者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孔子集語卷下

疏證曰陳壽祺曰孔叢用此文漢書刑法志引孔子曰今之聽獄者四句不言大傳錫瑞案禮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鄭注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此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之事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注延罪無辜曰累一又刑法部十八老弱

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率過以小謂之枳孔子集語卷下又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引有過至謂之

賊陳壽祺曰孔叢用此文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御覽六百五十二刑法部十八

疏證曰禮記曲禮曰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耄與悼雖有罪不加刑焉周禮司刺曰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注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漢書刑法志孝景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須繫之孝宣又下詔曰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門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此古宥老幼不肖無告之法志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此條陳本引御覽有誤今從鮑刻更正

聽訟之術大畧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注察猶審也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注怒責也因責之罪必思兼謂思其辭思其義思義重罪小可求以出之罪也御覽六百三十九刑法部五錫瑞案陳本有誤吳中本與鮑刻御覽合今從之

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

也孔子集語卷下陳

疏證曰論語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漢書刑法志緹縈上書曰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與傳文下二句畧同蓋亦本古語

書曰哀矜哲獄

困學紀聞卷二

疏證曰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注應劭曰哲智也陳喬樞曰案矜鰥古通用字隸古定本矜作敬哲作折然則大傳哲字當卽折之段借也錫瑞案陳說是也漢書於明哲字作哲於此哲獄作哲班氏意以明哲字當從心折斷字當从口應劭以哲爲智失之兩漢刊誤補遺云案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哲獄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與諸書所引同

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

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御覽六百四十
一刑法部七

疏證曰孫星衍以傳為釋獄貨非寶惟府辜功之義云今文讀府為誣聲相近也字亦或作誣周語云其刑矯誣注云以詐用法曰矯加謀無罪曰誣受人之財則親下以矯誣其上也以辜功為未能成其功者漢書律厯志注孟康曰辜必也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辜固也謂規固販鬻以求利也則辜功謂取必規固以求功也案傳文不必字字與經比附孫說近鑿

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注公甫魯大夫子曰非公甫之

不能聽獄也注答而反之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

近禮矣

御覽六百三十九刑法部五非字作不知從孔
子集語卷下引改集語無公甫之聽獄也六字

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注皇猶况也必

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

陳壽祺曰孔
叢用此文

疏證曰皇與况通無逸無皇曰今日耽樂熹平石經作毋兄曰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引作而况乎我多有之是也江聲以為傳釋非從惟從之義云據大傳言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則此經兩從字有從辭從情兩誼而斷獄必以情當以非從貼辭惟從貼情言也大傳文見孔叢
子引尚有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語

大夫有汙豬之宮殺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弗食

藝文類聚
八十二草

部下御覽九百

七十六菜部一

疏證曰漢書王莽傳曰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食蓋即本此傳

本出
 宣聖以教
 顓孫曰
 六菜
 不啻
 大夫
 書
 宮
 幾
 食
 之
 此
 輔
 育
 美
 菜
 育
 養
 之
 士
 服
 食
 八十二
 草

善化皮錫瑞

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

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
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
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風俗通皇霸第一引尚書大傳說又太平御覽七十七皇王部二又七十八皇王

部三又火部一初學記九事類賦注藝
文類聚十一帝王路史因提紀並節引
疏證曰陳壽祺曰孫之騷本首列此條目爲三五傳無據不可
從今姑入之畧說爲近似錫瑞案河圖及三五厯謂開闢時有
天地人三皇其言不雅馴據大傳說天皇地皇人皇卽是遂人
伏羲神農非別有天地人三皇也風俗通引此傳云云又引禮

含文嘉曰處戲遂人神農白虎通號篇曰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其數三皇名號與傳說同而含文嘉列遂人於義農間白虎通列燧人於義農後與傳說稍異路史注引命庥序曰伏羲燧人則與含文嘉同路史注又引世紀云燧人氏沒包義代之又引古史考云燧人氏有三姓乃至伏羲又引孔演明道經注云燧人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小司馬三皇本紀云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則又以燧人在伏羲前易通卦驗曰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實圖其刻曰蒼渠通靈鄭元注曰矩法也燧皇世謂燧人在伏羲前作其圖緯之計實時無書刻石而謂之耳刻曰蒼精渠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又六藝論曰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是鄭君亦以遂人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教民熟食鑽木取火茹毛飲血之俗未遠其世次當在伏羲前傳說是也雜書甄曜度與武梁祠象碑宋均援神契注譙周古史考皆以遂人為三皇白虎通又引禮號謚記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風俗通又引禮號謚記伏羲神農祝融是農則無遂人而有祝融風俗通又引運斗樞曰伏羲女媧神農祝融女媧無大功德於人當以大傳之說為正白虎通又曰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

覆後卧之誅法行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于是伏羲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耨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含文嘉曰伏者別也義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遂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耨教民耕種其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

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羅璧識遺卷二引大傳言 陳壽祺

曰識遺云敘三五傳次甚明

疏證曰傳本易義敘次明塙足見或以遂人列義農之間或以遂人列義農之後皆不若傳說之精矣

伏羲氏作八卦

路史後紀卷一 太昊紀上注

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
 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也黃帝始制冠冕
 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
 中和之色德施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項者
 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譽者考也成
 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譽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
 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

陳壽祺曰四
 字原文誤在
 隆興煥炳最
 高明也舜者
 推也循也言
 其推行道德
 上今移此
 舜者推也之
 循堯緒也
 風俗通義皇
 霸卷一五帝
 篇謹按易尚
 書字蒙化之
 蒙作遵末四
 句作舜者准
 也循也言其
 推行道德以
 循堯緒也當
 從之准循與
 舜聲近推則
 遠矣今本風
 俗通字誤

疏證曰春秋演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寶各有題序次連相據
 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注遂當作隧隧道也
 白虎通號篇曰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
 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舜黃者中和之色自
 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
 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項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
 之顓頊也謂之帝嚳何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
 之堯者何堯猶堯堯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
 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舜舜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
 之風俗通皇霸篇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
 嚳帝堯帝舜也是五帝也錫瑞案世本大戴禮及宋均譙周諸
 古說皆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不數少昊與傳說合蓋
 少昊金天氏僅王西方不在五帝之列禮疏引鄭注中候勅省
 圖云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
 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言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故也
 如鄭說名五而實六名實不相應僞孔書傳序帝王世紀孫氏
 注世本乃數少昊以下爲五帝而以黃帝上列三皇黃帝稱帝
 而曰皇其名尤不正矣白虎通謚篇曰黃帝先黃後帝者何古
 者質生死同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
 道之中萬世不易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

稱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黃帝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代帝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論衡曰謚法靜民則法曰黃帝德象天地曰帝黃帝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皆與傳稱黃帝之義合也通典引通義云顓頊者顓猶專頊猶幼少而王以致太平常自愉儉約自少之意故兩字為謚也白虎通謚篇曰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耳所以謚之爲堯何爲謚有七十二品禮謚法記曰翼善傳聖謚曰堯劉熙謚法曰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亦與傳合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者如八字者也其

跳者踣也注其發聲也踣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者枯也注言湯體

半小象扁枯言皆不善也御覽三百六十三人事部四又玉篇

紀荀子非相篇注疏證曰陳壽祺曰荀子非相篇曰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楊倞

注引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又引尸

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錫瑞案傳云堯八眉者白虎通聖人篇云聖人皆有異表傳曰堯眉八彩是謂通明麻象日月璇璣玉衡大義引文耀鉤同御覽引援神契曰堯烏庭荷勝八眉注八眉眉彩有八也合誠圖云堯面八彩注彩有八元命苞亦云眉有八彩舜四瞳子者白虎通引傳曰舜重瞳子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以象三光大義引元命苞御覽引文耀鉤皆同象作統御覽引演孔圖云舜目四童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富昌又路史引演孔圖曰舜目重瞳是謂無景類聚引演孔圖云舜重瞳子是謂重明孝經援神契曰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袞注重瞳取象電多精光也雜書靈準聽曰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注重瞳重瞳童子尸子淮南子曰舜兩童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此言成章荀子曰堯舜參牟子世紀曰因瞳子名重華傳云四童子則荀子云參牟非也文王四乳者白虎通引傳曰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淮南脩務訓文同路史注引演孔圖曰文王四乳是謂含良又引元命苞文同書鈔又引元命苞云蓋法酒旗布恩舒惠注酒乳也能乳天下布恩之謂也禹跳湯扁詳陳說

多聞而齊給注齊疾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陳壽祺曰此蓋尚書大傳說黃帝語

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

李鼎祚周易集解載伏曼容注引此釋云然為訓者正以太古之時无為

无事也

疏證曰蠱故也蠱事故事也五帝之名周人所定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據董子說則稱黃帝顓頊帝嚳帝堯為五帝實始於周五帝為周時之稱則五史亦當為周制周禮春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五官當即傳所云五史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此五史書五帝故事之證也

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領者

然鳳皇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

北堂書鈔冠

注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

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

注見荀子哀公篇楊倞注

又引傳作衣上有冒而句領

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

文選檄蜀文注路史

後紀十二有虞紀注

鳳皇巢其樹

御覽九百十五羽族部二又九百二十八羽族部十五事類賦注十八玉海百九十八

九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

領繞頸至黃帝則有冕也

禮記冠義篇目正義引畧說

疏證曰陳壽祺曰禮記冠義疏引此文為畧說則自北堂書鈔以下四條皆畧說文也晏子曰古者有紕衣摯領而王天下者淮南子曰古有鑿頭而卷領以王天下與畧說同意荀子哀公篇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辨鱗鱗鱗是以前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荀子作哀公問孔子書傳作成王問周公傳聞異辭錫瑞案禮記王制

帝命周公踐阼朱草暢生

御覽八百七十
三休徵部二

疏證曰孝經援神契曰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朱草生

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莫莢生注矜夸也

御覽八百七十三休徵部二引傳又文選鮑昭

詠史詩注引傳及注
又記纂淵海卷四

疏證曰路史餘論莫莢書中候摘洛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六戴禮云朱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莫莢莢則二物也錫瑞案大傳亦當以爲二物運斗樞曰老人星臨國則莫莢生又曰箕星得則莫莢生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莫莢生又曰莫莢堯時夾階而生以紀朔也白虎通封禪篇曰德至地則莫莢起又曰日麻得其分度則莫莢生於階間莫莢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御覽引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月小餘一莢王者以是占麻莢十五葉日生一葉從朔至望畢從十六日毀一葉至晦而盡月小則一葉卷而

不落聖明之瑞也人

君德合乾坤自生

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

御覽九天部九又八百七十二休徵部二初學記一

疏證曰禮斗威儀曰王者乘火而王其政昇平則祥風至援神契曰王者至八方則祥風起白虎通封禪同符瑞圖曰朔風者瑞風也一名景風

王者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

御覽八百七十三休徵部二又文選魯靈光殿賦注王元長曲水詩

序注非有先生論注記纂淵海卷四又開元占經竹

木草藥占篇引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文選注同
疏證曰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德洽於地則朱草廣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朱草生白虎通封禪同又曰朱草者赤草也
可以染絳別尊卑也三禮義宗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爲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御覽引中候云朱草生郊注朱草可以染服者

狄人將攻太王亶甫

御覽甫作父此
下重亶甫二字

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

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太

王亶甫贅其耆老而問之

毛詩縣正義引贅作屬 陳壽祺曰桑

云贅其耆老是贅為屬據此則

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

君土地太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太王亶甫曰社

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

不為宗廟乎太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策杖而

去逾梁山邑岐山

注梁山在岐山東北

注見毛詩

岐山在梁山西

南注見毛詩

周人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毛詩

縣正義引書傳畧說又御覽七百九十九四夷部二

又禮記哀

公問正義毛詩幽風譜正義並引書傳畧說又毛詩桑柔天作正

義節引周人禮

記正義作國人

疏證曰陳壽祺曰毛詩縣正義引書傳又引韓奕箋云梁山在

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

之表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幽適周當踰之

也錫瑞案詩毛傳與孟子同人所知不錄詩疏引莊子與呂氏

春秋皆云太王亶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

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甫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

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

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

山之下又引書傳畧說云云申毛曰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

免焉畧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

耳此言犬馬畧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又案史記周

本紀曰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

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

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

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吾

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

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遂策杖而去止於

岐山之陽邑于周地故始改國曰周豳人聞之曰仁人不可失

也東循而奔從之者如歸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戶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琴操曰岐山操者周太王之所作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仁恩惻隱不忍流血選練珍寶犬馬皮幣束帛與之狄侵不止問其所欲欲得土地太王曰土地者所以養萬民也吾將委國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乎無君焉遂杖策而去踰乎梁而邑乎岐山自傷劣不能化夷狄為之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諸說皆與傳相發明策杖似誤倒當從莊子呂覽琴操作杖策

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宣王齊君

陳敬仲之後也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注樂正子曾子弟子

也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

朝注朝當為國見君揖杖注揖當為去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

注揖挾也君曰趣見客母俟朝注不欲久停老者也古者七十致

仕來者客之也以朝乘車輜輪注乘車安車也言輜輪明其小也

陳壽祺曰此注見禮記曲禮正義引書傳畧說又曰儀禮通解引注無言輜輪以下七字云見前乘安車注蓋通解前引曲禮載疏引書傳及注之文故此御為僕送至於家注御君之御也而孝

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注建樹也君曰趣見母

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天子重鄉養注舍館也重猶尊也養以禮食

之也卜筮巫醫御於前祝咽祝哽以食禮書引作祝饘祝饌乘車輜輪胥與

就膳徹注胥樂官也就成也胥成膳徹謂以樂食之也送至於家

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注明日明旦而孝弟之義達於

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盍反文王之治岐

儀禮經傳通解十九五學引傳注又玉海七十四末引注九

十以下至達於四海又見禮書五十篇首見困學紀聞卷五

疏證曰陳壽祺曰禮記曲禮正義引書傳畧說致仕者以朝乘車輜輪在此篇呂氏春秋春居問於齊宣王王稱之春居王氏

困學紀聞以爲卽大傳所謂春子家語言養老事則孔子之問
哀公疑王肅剽書傳而爲之錫瑞案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
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杖於天子欲有問焉則就
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注云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正義
曰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
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案如正義是君揖老
者非老者揖君宋本揖君作君揖是也鄭注云朝當爲國揖當
爲去蓋據禮七十者杖於國猶未能杖於朝云七十致仕來者
客之亦與王制注文合也揖杖者持杖如揖呂氏春秋孔子弟
子從遠方來者持杖而揖之問曰子之母有急乎卽揖杖之
證注云乘車安車輜輪明其小者曲禮曰行役以婦人適四方
乘安車注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矣
爲卑輪故爲安車以輪卑則車安也輪下云無輻曰輜蓋喪車
安車皆無輻取其安故喪車亦曰輜車鄭注周禮蜃車云禮記
或作輜或作輜是也輜車亦曰輜車雜記大夫載以輜車是也
戴震云輜者輪之名輪者車之若援神契云安車輜輪注云安車
近地而行故鄭云明其小也若輜車輜輪與此云輜輪之義不
坐乘之車輜輪蒲裏輪是輜輪卽蒲輪與此云輜輪之義不
矣鄉養者鄉飲養老之禮鄭君目錄曰凡鄉飲酒禮有四四則

黨正蜡祭飲酒鄉飲酒義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已十
月行禮當爲黨正飲酒事周禮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
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
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
五十者立侍六十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
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
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天子十月亦與羣臣有飲酒之禮月
令孟冬之月云是月也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
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亡今天
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詩七月云十月燕場朋酒斯
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亦卽此禮也祝咽祝哽者後
漢明帝紀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
袒割執爵而醕祝哽在前祝噎在後注云老人食多哽噎故置
人於前後視之令其不哽噎也鄭注云膳徹謂以樂食之也者
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
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
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
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
樂闋注云發咏謂以樂納之獻畢而樂闋反就席乃席工於西
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闋終也告君以

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據此則天子養老有納賓登歌下管及無算樂文王世子多言文王時事其與傳言文王治岐尤可相發明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注所謂里庶尹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耆鉏已藏祈樂已入注祈樂當爲新穀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注餘子猶衆子也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也去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注小節小義正謂始口典口師受業大節大義謂博習盡識也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注立春學止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

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儀禮通解卷九傳注全又禮書四十九引傳全又儀禮鄉飲酒疏禮記曲禮王制正義並節引稱書傳畧說又尚書洛誥正義禮記學記正義藝文類聚三十八禮部御覽五百三十四禮儀部十三並節引類聚御覽已畢並作欲畢又見文獻通考玉海困學紀聞卷八疏證曰陳壽祺曰門塾之學漢書食貨志白虎通公羊傳宣十年注此當作十五年禮記學記注皆有此說蓋本書傳尚書洛誥正義引書傳此文而釋之曰是教農人以義也以爲予其明農哉之證然則畧說亦是申解洛誥此句經文耳錫瑞案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禮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注云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正義曰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受教於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曰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執思其事也則古字本作孰後乃增土字耳公羊宣十五年傳解詁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

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漢書食貨志曰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白虎通辟雍篇曰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誨之言心無由生也黜黜有若既收藏皆入教學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案諸說皆與傳相發明右尊於左蓋用殷法上老庶老坐於塾所以教之學里胥鄰長坐於塾所以教之耕段玉裁曰尚書大傳蓋謂北面之塾也食貨志蓋謂南面之塾也父之齒隨行云云者亦見禮王制王制正義曰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王制多與傳義合也

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注取禽嘗祭秋取嘗何以也習門也習門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鬥不可空習故於蒐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注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於澤揖讓之取也儀禮集傳集解卷三十六王制之壬引傳注又儀禮鄉射記注引戰門以下至末何以也也作然又毛詩車攻正義周禮大司徒囿人疏禮記郊特牲射義正義王海射並節引

疏證曰陳壽祺曰此條諸書所引不言何篇盧氏本入之畧說
無所據觀傳文專釋鮮字為秋取嘗疑是鮮誓之傳未敢斷也
錫瑞案陳說是也穀梁昭八年傳曰秋蒐于紅正也因其蒐狩以
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
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
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云射宮澤宮射以不
爭為仁揖讓為義疏云古之貴仁義者謂田獵之時務在得禽
不升降是勇力也射宮之內有揖讓周旋是仁義也田雖不得
禽射中則得禽是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毛詩車攻傳曰膳飧六
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不得禽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
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
取不以勇力取正義曰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
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士尚得
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
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畧同案孔疏甚明傳蓋與穀梁
毛傳同用古禮周禮地官獸人疏曰案孟子文
王之圍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並是田獵之處引
書傳云云曰是為蒐狩之常處也禮記郊特牲正義曰王者獵
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云云曰澤習

禮之處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澤而后射於射宮正義曰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
此宮為澤澤射所在無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唯
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引書傳論主皮射云云曰是主皮之
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
澤共射樞質而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知於澤
中射樞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之樹樞以為射正射甲與樞試
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儀禮鄉射記禮射不
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云主皮者無侯張獸
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引尚書傳云曰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
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賈疏云揖讓取卽是行禮而云
非所於行禮者揖讓雖是禮對大射之等其體比於禮其節比
於樂為非所行禮也云此主皮之射與者書傳不言主皮以義
約同故云與以疑之也下與禮記孔疏畧者同傳云已有三牲必
田狩云云者白虎通田獵篇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為田
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
田除害也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
功力也公羊桓四年傳解詁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
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
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亦防

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也皆與傳義相合解詁更與傳文多同
蓋卽用傳文傳云囿中者毛詩靈臺王在靈囿傳曰天子百里
諸侯四十里白虎通田獵篇曰囿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
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公羊成十八年傳解詁曰天子囿方百里
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疏以為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
子無其文或孟子外篇語也其說不同焦循孟子正義曰意者
公羊傳注所指為離宮毛詩傳
白虎通所指為御苑義或然也

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注孟迎也孟侯者於四方

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

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注十八嚮入大學

為成人博問庶事也太平御覽百四十六皇親部十二引全惟傳

譜正義節引作書傳畧說有天子二字注無孟迎也三字毛詩幽風

采菽正義儀禮覲禮疏禮記月令正義周禮大行人疏藝文類聚

十六儲
宮部

疏證曰白虎通朝聘篇曰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
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
矣引覲禮及此傳云云覲禮賈公彥疏引書大傳太子出迎之
文以為此異代之制又引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
法非周制也鄭君注康誥曰依畧說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
王孔疏駁之以為禮制無文錫瑞案大傳說命篇云高宗為太
子之時盡已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其義正與畧說相合是太
子迎侯本殷法封康叔在居攝四年未作周禮周公呼成王為
孟侯蓋循殷制其後定禮損益前代無復此制故覲禮無太子
迎侯之文惟伏生多見古書猶識其事賈疏以為異代之制近
是孔疏謂禮制無文非也孔疏又云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
孟侯皆不可信案周公攝政稱天子見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
堂位大傳史記淮南說苑論衡土無二王公稱天子則成王止
可稱世子古者世子之稱繫於今君亦繫於先君禮記曾子問
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是君薨仍可稱世子孔子曰卿大夫
士從攝主是古有代君攝位之事左氏傳曰是以隱公立而奉
之杜注云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孔疏云太子父在之稱今惠
公已薨而云立為太子者以其未堪為君仍處太子之位故也
以此推之成王少未堪為君猶之魯桓周公攝位猶之魯隱
公可奉桓公為太子周公何不可奉成王為太子乎文王世子

云抗世子法於伯禽此周公奉成王為世子之明證成王為太子故曰孟侯孟訓迎句侯屬諸侯周公使成王迎諸侯非周公以王為侯也王鳴盛據大戴記公冠篇謂成王可稱公即可稱侯孫星衍據釋詁云侯君也謂孟侯猶云長君漢靈帝皇子辯號史侯皇子協號董侯案王氏孫氏雖申伏義與伏義全不相符傳云孟侯謂太子迎諸侯王氏孫氏皆謂太子為侯明與伏鄭之說相違且無以解孔疏之惑史侯董侯乃亂世之事何以證古制

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以為萬物

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

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

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儀禮通解

續二十二天神又禮記玉藻正義引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作書傳畧說又毛詩噫嘻正義禮記郊特牲正義宋書禮志玉海錫瑞案玉燭寶典引大傳以為上多所字祀上帝作禮上帝天德下多也字某年月上日作其月上日迎日東郊日下多

於字

疏證曰大戴禮公冠篇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與傳文畧同禮記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云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正義曰按書傳畧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又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正義曰按書傳云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賓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東郊故知非也據孔疏之說則古天子迎日之禮有二一建寅之月迎日於南郊一春分迎日於東郊傳文蓋兼舉之而云正月朝迎日於東郊祀上帝於南郊似與孔疏之說畧異蓋謂正月郊天在南郊而迎日仍在東郊與春分迎日同南齊書禮志何佟之引觀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以立春之日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據此則盧氏以朝日在立春之日與傳云正月合鄭注以為春分未合傳義

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爲
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
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注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
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
統尚書微子之命正義引傳注陳壽祺曰末句三統或作之統
案毛詩生民正義云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此用書傳及
鄭注作通天三統是也

疏證曰陳壽祺曰漢書成帝紀十綏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
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本此錫瑞案禮記郊特牲曰天子
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
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
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
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雠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
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
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

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
得比夏殷之後又魯頌譜曰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
之後也鄭君蓋用此傳與公羊也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王
者之法必正號絀王瑞作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
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
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公羊隱三年春
王二月解詁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
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白
虎通三正篇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
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
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永承先祖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
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伏生與公羊皆齊學今文家故其
義同矣史記舜本紀曰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不取專也漢書
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漢書
谷永傳曰垂三統列三正明天下通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也劉向傳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
左傳疏引服注曰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
皆同傳義

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禮記檀弓上正義引書傳畧說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

正也至動冬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

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

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是故三統三正若循環周

則又始窮則反本公羊傳隱元年疏引書傳畧說

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

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

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

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白虎通三正篇

又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引同惟二月作二三月所統作所立末句無順字一又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初學記歲時下錫瑞案王燭寶典引仲冬為正下多孟春為正其貴刑也八字

疏證曰春秋緯感精符曰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謂之天統周正服色尚赤祿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地統殷正服色尚白祿物牙色白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人統夏正服色尚黑祿物生色黑也周以天統服色尚赤者陽道尚左故天左旋周以水德王火是其子火色赤左行用其赤色也殷以地統服色尚白者陰道尚右其行右轉殷以水德王金是其母金色白故右行用其白色夏以人統服色尚黑者人亦尚左夏以金德王水是其子水色黑故左行用其黑色白虎通三正篇曰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乎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引此傳文云云曰孔子承周之弊

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公羊隱元年解詁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注引禮記曰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皆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孚甲而出其色皆黑者得加功展業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又陳寵傳奏曰三微成著以通三統注引義宗曰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又魯恭傳曰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皆本傳義

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後漢書章帝紀注又通典賓禮一引末云必用三微之月爲正時物尚微以明王者受命扶微章成此正使其道重大正始也

錫瑞案陳本作理得章成據後漢章帝紀注改

疏證曰陳壽祺曰書傳說正朔二字最斷錫瑞案傳文與禮緯白虎通公羊解詁皆云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蓋夏正建寅而朔亦用寅時殷正建丑而朔亦用丑時周正建子而朔亦用子時後世既從夏正建寅應以平旦爲朔乃正建寅而朔用子是名爲夏正而實從周朔此太元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蓋自漢武時改正已誤後遂莫能是正近儒孫星衍始辨其失

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政也至動冬至日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注異時生者恆異時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一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注統本也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正者所以統天下也三統若循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

春為正者貴形也

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 又文選西征賦游仙詩臨終詩廣絕交論等注並引三王之統若循連環云云錫瑞案玉燭寶典引傳天有三統作火有三統注物始動也作始動之也

殷以季冬為正者其貴萌也周以仲冬為正者其貴微也

玉燭寶典

三王之治若循環之無端如水之勝火

御覽七十六 皇王部一

王者一質一

文據天地之道

白虎通三正篇

疏證曰曰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引此傳云云及禮三正記質法天文法地也樂緯稽耀嘉曰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文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文選注引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也說苑修文篇曰王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

一夏再而復者也公羊桓十一年解詁曰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疏云出樂說文是也

正色三而復者也

文選皇太子宴元圃賦詩注

疏證曰堯典三帛史記注引鄭注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通典引中候云高陽氏尚赤薦玉以赤繒高辛氏尚黑薦玉以黑繒陶唐氏尚白薦玉以白繒公羊疏引禮說云若尚色天命以赤尚赤以白尚白以黑尚黑宋氏云赤者命以赤烏故周尚赤湯以白狼故尚白禹以元珪故尚黑也大義引感精符云帝王之興今從符瑞周感赤雀故尚赤殷致白狼故尚白夏錫元珪故尚黑此正色三而復之證禮記大傳漢書董仲舒對策公羊隱元年解詁白虎通引春秋瑞應傳皆有改正朔易服色之文後漢書注引禮記曰正朔三而復文質再而復皆與傳義相合通典引三禮義宗曰若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尚可得而知也以書傳中候殷用天正而尚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尚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尚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天正而尚赤陶唐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高辛氏當用人正而尚黑高陽氏當用天正而尚赤少皞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尚黑炎帝當用天正而尚

赤共工氏當用地正而尚白
太皞氏當用人正而尚黑也

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柎鬯諸

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儀禮通解續宗廟樂舞又路史後紀十一陶唐紀引

至以祀其宗廟止作畧說陳

疏證曰漢人言九命九賜有數說說苑修文篇紀三賜之禮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其言一賜與此傳合再賜三賜則與傳先後互異白虎通攷黜篇曰車馬衣服樂則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侯奉篚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衮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柎鬯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此班氏別載異義分九錫爲三等車馬衣服樂則爲一等朱戶納陛虎賁爲一等鈇鉞弓矢柎鬯爲一等而第一等已有樂則第三等乃有弓矢亦與此傳異畧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

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藝文類聚八十火部

疏證曰王引之曰執燭之執當爲執熱古藝字說苑建本篇作炳燭炳乃炳之譌炳與藝同陳壽祺曰自此以下七條諸書所引大傳未稱畧說今以意定之宜入此篇錫瑞案說苑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暮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平公曰善哉善哉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孔子集語卷下又釋史八十六

疏證曰陳壽祺曰孫之騷本入五行傳蓋以爲思心曰容容作聖之訓也似近之錫瑞案今文尚書作思心曰容容作聖陳案作容非也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圩邪

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非源水也

孔子集語卷下

疏證曰陳壽祺曰大戴禮勸學篇與此大同錫瑞案大戴圻邪作洿邪菅蒲作莞蒲源水作源泉孔廣森補注曰洿邪地之窟者也史記曰汙邪滿車源泉喻學水潦莞蒲喻飾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息然高息然高則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焉四方皆代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

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樂於山者也

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人事

部六十又三十八地部三息然作鬼鬼然無息然高以下八字鳥作禽財用作材木風作雨無生財以下八字又無代焉每三字又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夫山至無私與焉

壽祺曰孔叢引此文代作伐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

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

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

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

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

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用

孔子集語卷下

疏證曰陳壽祺曰韓非子難三家語辯政說苑政理篇與此大同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也臣瓚注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悅近來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錫瑞案傳與論語韓非說苑皆合作葉公自不誤云地廣都狹此尤當屬葉公之明證若魯之定公不得云地廣矣夫子口中不得稱哀公之謚蓋記者以意改之

有臣三人卽季孫叔孫孟孫三家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櫟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

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孔子集語卷下又釋史九十五

疏證曰陳壽祺曰說苑雜言篇與此同惟子思之思作惠荀子法行篇與此小異東郭子思作南郭惠子劉恕外紀卷九載東郭子惠問於子貢云云不著所徵然與說苑異與書傳同則書傳之文也思當為惠錫瑞案荀子作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櫟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傳以修道以俟天下三語為夫子之言與荀子不同蓋所傳異東郭子惠不知何人莊子外篇田子方稱其師東郭順子或即其人與子方之師正與子貢時代相接說文櫟括也括櫟也櫟括者所以矯正曲木字本从木或通用隱括字公羊解詁序云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盧注曰能以禮自鞏直也孔子曰隱括之旁多曲木也

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為於書對曰書之論事也昭

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

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

之中壤室編蓬為戶於中彈琴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慷慨矣

藝文

類聚六十四居處部四又五十五雜文部一又草部下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左太冲招隱詩注非有先生論注節引御覽百并四

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

日月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

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

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

可以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闕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

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蹊填

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
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外紀卷九
又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引子見其表未見其裏御覽四百十
九人事部六十困學紀聞卷二小學紺珠卷四並引六誓以下
疏證曰陳壽祺曰外紀引子夏讀書畢一條未舉所徵然文選
注御覽困學紀聞分引數條並與此合是為書傳文無疑薛季
宣書古文訓序亦有此文未有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二句
亦不稱所出而未敘七觀云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
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
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其序次與孔叢子同與御覽
困學紀聞所引大傳七觀異則非書大傳之文明矣孔叢言大
禹謨益稷者蓋作偽者屏入而不知真古文與今文皆無大禹
謨其益稷一篇則統於皋陶謨中也又韓詩外傳說此事以為
子夏讀詩錫瑞案六誓者甘誓湯誓太誓三篇牧誓也五誥者
大誥康誥酒誥洛誥召誥也皆今文尚書文伏生傳書本無太
誓而此並敘之且分太誓為三篇者蓋歐陽張生據後出篇數
增之也

子曰參女以為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

下治孔子集語卷下 陳壽祺曰此與大戴禮王
言篇同末二句又與說苑卷一君道篇同

疏證曰孔廣森大戴禮解詁曰天道左陽而右陰王者左德而
右刑禹宅百揆故言左皋陶作士故言右不下席所謂無為而
治

諸書所引有未審何篇
無所附者今雜綴於此

養之

錦繡萬花谷前集
卷十引尚書大傳

曹殊
曹玉美
曹信大

疏證曰呂氏春秋曰伊尹之母居伊水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無顧朝日視曰中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爲水身化爲桑有莘氏采桑得嬰兒於桑之中獻之於君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水經注曰昔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曰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見曰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
庖長而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也其說小異

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畊田而食帝力何有

禮記經解正義引尚書傳

疏證曰王充論衡曰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帝王世紀曰堯帝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畊田而食帝力於

我何有哉論語比考識曰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畊田而食穿井而飲堯何力焉文選注引風土記曰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以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御覽亦載之云長尺三四寸其文小異長四尺三寸則不得如履形當從御覽

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大矣注言文王仁故謂之大

矣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

文選褚淵碑文注沈休文奏彈王源注

周人可比屋而封文選七命

注四子講德論勸進今上箋奏彈王源等注

成王削桐葉爲珪以封唐叔

禮記大傳正義

疏證曰呂氏春秋曰叔虞與成王居王援桐葉爲珪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請曰天子封虞乎王曰余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時唐滅乃封之於唐又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珪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

時而封故曰應侯史記晉世家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一以爲周公一以爲史佚所傳聞異周公史佚同故致誤耳

公爵劉名也

毛詩音義

疏證曰釋文曰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正義曰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曰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裕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爲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爲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爲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裕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爲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爲公也若爲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據孔疏則劉應爲名周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蓋嘗以諸侯入爲三公者公

劉爵爲公傳
義當有所據

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

困學紀聞卷八

疏證曰傳以四事爲四時之事者詳見五行傳及禮記月令漢書魏相傳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洩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與傳義相合

戰者憚警之也

白虎通誅伐篇藝文類聚五十九武部又御覽三百四兵部三十五又三百八兵部三十九警並作

驚
疏證曰傳以戰爲憚警者廣雅釋言戰憚也法言吾子篇云見豺而戰注戰憚也悖有驚意則訓憚者疊韻爲訓訓驚者展轉相訓論語述而云子之所慎齊戰疾則作警亦通

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文選籍田賦注

疏證曰禮記祭義曰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紱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紱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祭統曰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注齊或爲粢

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

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

水爲民害責於地公

論衡卷十五順鼓篇又丹鉛總錄卷二十六瑣語類引小異

疏證曰陳壽祺曰韓詩外傳卷十八亦說天公人公地公此與夏傳天子三公又爲一義錫瑞案今文說以司馬主兵亦謂天公司徒主人亦稱人公司空主地亦稱地公此與御覽引書傳百姓不親云云觀夏似殊而其義實不異

季夏可以大赦罪人

北堂書鈔夏

衣錦尙黷

詩考異字異義困學紀聞卷三

注讀爲絢或爲絺

困學紀聞卷三

疏證曰盧文昭曰字書無蘋字儀禮士昏禮被蘋注穎禪也賈
疏引詩曰裴衣又加景疏亦引衣錦裴衣裳錦裴裳穎與景卽
詩之裴字字異而義同也陳喬樞曰案穎卽穎字轉寫之譌穎
卽穎也禮記釋文綱本又作穎詩作裴同又玉篇裴亦作荷云
與裴同廣韻又作蘋並云與荷同可證也禮記雜記鄭注穎草
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穎類篇云蘋麻屬是裴綱義同穎裴字
同蓋以禪衣無裏言之則爲綱爲裴以用桌反古言之
則爲穎爲裴蘋卽穎之消文蘋蘋荷皆裴之或體耳

剗切 毛詩雨無

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

毛詩大田正義

疏證曰禮記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
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
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無
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按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
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
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據久役在
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
傳云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按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

寐曰恆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無夫曰寡寡者僕也僕
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
也鹿鹿無所依也

外無曠夫內無怨女

毛詩雄雉序正義 正義云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

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
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
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

御覽四百七十七人事部百十八 又毛詩何草不黃正義周禮遺人廩人疏節引

火發於密水洩於深

記纂淵海卷一水火引尚書大傳萬卷英華前集

陳壽祺曰韓昌黎外集擇言解有火洩於密水發於深二語蓋本書大傳

凡宗廟有先王之主曰都無曰邑

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卷第四之三注引尚書大傳 陳

壽祺曰傳文宗廟二字似有誤

疏證曰左氏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集解曰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據左氏傳則此傳宗廟二字應在有字之下蓋傳寫誤倒左氏兼諸侯言故曰先君此專言天子故曰先王耳周禮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疏曰左氏傳莊二十八年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祖王之廟也又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注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疏曰云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者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賈疏過求分析與此傳不合似失之

子夏葉拱而進

困學紀聞卷二

陳壽祺曰葉拱二字亦見家語辯樂解

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難蜀父老注

鬻鬻周成王時州靡國獻之

爾雅釋獸疏

陳壽祺曰山海經海內南經臯陽國鬻鬻注引周書成王時云云是逸周書王會解文也爾雅疏明引大傳未審當在何篇抑或邢叔明記憶之誤與

疏證曰路史後紀泰嶽蓋長伯夷之子世謂卽伯夷始繆於伏氏按朝鮮記云伯夷生西嶽則泰嶽爲伯夷之子明矣故子晉云共工從孫四嶽佐之書咨四嶽僉曰言僉非一人也見書大傳伯夷之子爲西嶽或襲之爾羅氏所攷未足爲據而其文明引伏氏書傳則大傳當有此二句

尙書大傳補遺

泰嶽卽伯夷言僉非一人也

疏證曰路史後紀泰嶽蓋長伯夷之子世謂卽伯夷始繆於伏氏按朝鮮記云伯夷生西嶽則泰嶽爲伯夷之子明矣故子晉云共工從孫四嶽佐之書咨四嶽僉曰言僉非一人也見書大傳伯夷之子爲西嶽或襲之爾羅氏所攷未足爲據而其文明引伏氏書傳則大傳當有此二句

出教不得民心則民謹敬

原本王篇言部

故先較其志見其事注較猶見也

原本王篇車部

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

離騷經王逸注引書大傳或作禹大傳

疏證曰離騷經朝濯髮於洧槃王逸注洧槃水名也案北山經繡山洧水出焉東流注於河與鄭之潛洧別

尚書大傳刊誤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遂以為號

論語泰伯疏

陳壽祺曰堯典正義云徧檢書傳無帝堯即位之年則此似非伏生大傳文疑出書緯錫瑞案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即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論衡在位當用一十乃與軌十八歲王仲任習今文尚書如大傳有堯即位之年仲任無緣不知乃云必已成人為約畧之詞則書傳必無堯即位之年矣帝王世紀曰年二十而登帝位皇甫謐之說既不可信亦與年十六之數不合陳云疑出書緯仲任亦非不見緯書者偽孔傳云堯年十六即位正義曰孔氏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然則偽孔傳外無載堯即位之年者論語疏所引書傳正與偽孔傳同則其所謂書傳即偽孔傳非伏生大傳明矣吳中本無此條陳氏疑之而仍增入由未知此書傳即孔傳耳

今刪去

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

玉水經濁漳水

陳壽祺曰疑尚書逸篇之文且與文選注御覽所引異恐非尚書傳錫瑞案陳氏知此條非尚書傳又於辨譌首列此條謂是尚書逸篇文雅雨堂本誤入唐傳其說甚塢而輯本仍載之蓋猶未免騎牆之見今刪去

子夏曰昔者三王愍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

後行之此之謂慎罰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

錫瑞案陳本康誥中列此條甫刑中又復出今於甫刑中刪去

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文選海賦注郭有道碑文注

錫瑞案吳中本陳本皆列此條攷文選兩處之注並無之今刪去



